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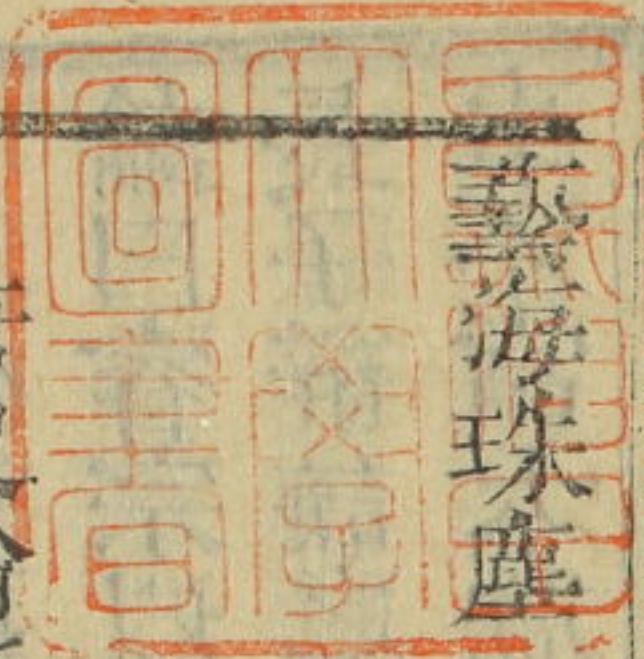


藝海珠塵

14
1627
28



門 44  
號 1627  
卷 28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孫甫纂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

南雁 吳省蘭 泉之輯  
介休 范重榮 寶夫校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大華圖書館  
25 10 30  
購

善海珍唐  
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  
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  
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  
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  
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  
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  
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  
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

奈何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  
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  
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  
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  
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  
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  
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

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正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卽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親倚任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

過于說適在踈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主知踈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帝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狗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

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罵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乎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

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

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  
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  
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卽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  
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  
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  
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卽位勵精政  
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  
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  
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  
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人人甚深故

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畧復不  
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  
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  
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尙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戒慎若此後世之治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  
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  
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  
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  
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  
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

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  
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  
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  
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  
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  
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  
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  
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

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  
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  
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  
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  
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  
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尙可掩  
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  
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  
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議何事況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

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爲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



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人相之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

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揆疑似之事從而讒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翻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讒間久有忌心因不

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卽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旣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

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託微物，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亂，乃爲惡之效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爲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大過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卽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

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

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  
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  
惟立壽王瑒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瑒之才遠不逮  
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  
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  
所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論曰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  
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  
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

不足貞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  
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  
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  
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  
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  
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寔廣用度日增常人之物不  
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  
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楊慎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  
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成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  
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

藝海珍圃  
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  
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勞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  
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  
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  
嬖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  
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  
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  
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  
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  
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爲賊資也

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  
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  
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  
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  
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  
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  
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  
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

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爲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尙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尙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

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尙慮威靈未張安得爲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卽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柰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

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爲御史奉朝命  
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  
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  
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但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  
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  
之功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  
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  
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爲相也與賀

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旣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  
之威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大夫均其  
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  
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爲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荼  
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旣高固有嫉之  
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  
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荅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  
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  
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  
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

爲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尙氣勢不相下  
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  
不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  
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  
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恨而然耶或曰韓愈作  
張巡傳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之上不  
肯出師不言叔冀事荅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  
尙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  
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  
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賊同援梁宋此事

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爲得實嗟  
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  
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  
也後之爲相者戒之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  
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  
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  
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  
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



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  
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  
乃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況河  
北殘寇尙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  
背之計思明旣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  
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  
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  
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師也

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尙據相州人心賊  
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  
帥並命旣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  
用師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  
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  
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旣主其事必有  
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  
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  
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  
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

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  
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使然也峴  
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  
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  
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  
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  
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  
姦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

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猶爲寬法是果不能  
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  
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  
旣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  
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  
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  
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  
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惰  
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己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勳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爲朝恩所撓致有敗勳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詐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卽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來填居將相之位

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殺賊乎何已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卽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後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

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歷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

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馭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慰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

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承倩貪愚之人不知廉耻不識事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諾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用何哉大歷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尙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

之黨能惑人主始爲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爲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零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

藝海珍聞  
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自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

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乃在已怒炎有意誅

善、海、珠、屋  
三  
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  
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  
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  
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逞私欲如是相  
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  
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  
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  
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

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十  
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  
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  
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  
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  
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  
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  
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  
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  
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



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爲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旣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旣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

藝海珠塵  
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紀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論晟與

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爲強臣之態也延賞旣相爲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鮮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旣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數員以解謗譏作相數月銳意報寃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

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爲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亂爲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旣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

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問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承間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讒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與比尚疑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

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爲深戒

宰相崔損便辟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悅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姦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過爲恭遜兼事便辟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已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鑑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

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爲戎所詐等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爲姦人所間也賢者旣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幸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辟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

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爲邪佞之計于進于時  
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  
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  
苟不稱職但爲恭遜便辟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  
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勳勞濟物  
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荐耶由權倖  
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  
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  
以循嘿爲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  
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辱之危不

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  
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  
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  
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  
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  
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  
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子  
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  
國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  
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

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  
退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  
為宰相知倖臣所荐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  
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搢紳貪位敗教堅  
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遇事恭遜何足  
謂之退靜此正好庸固寵之術爾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吳 祖泰 裕傳校

唐史論斷 卷下

係 甫纂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  
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  
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

藝海珍塵  
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  
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  
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爲勢援復結  
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  
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  
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  
雖可取柰它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  
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  
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帥威  
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爲

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  
十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衆旣起變必歸軍中一寬  
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  
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  
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  
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真廟堂之  
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  
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尙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效矣  
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不  
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

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甫爲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回之人也但耻智略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採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某~~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爲~~之~~環得盡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則列絳吉甫同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色其諳于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

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姦回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



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詭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

兇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 李鄘辭平章事

論曰李鄘辭平章舊史謂鄘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鄘初爲李懷光從事不顧凶逆氣節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諭叛兵

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鄙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鄙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鄙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薦鄙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鄙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鄙之意止于此豈欲其荐己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

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鄙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為宰相也鄙恥為宦者所荐不願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

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珀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

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宗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相之事焉荅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將亦過于高宗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于相也建中元中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埃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旣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旣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

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  
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招  
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  
國事也杜黃裳荐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  
裳尙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  
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旣荐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  
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  
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  
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  
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

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  
宜鑒之

###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  
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爲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  
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鄆連謀變起  
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旣  
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  
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  
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

藝海珍塵  
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鎛本以聚斂進用至爲宰相度極陳鎛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八言之鎛于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悅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悅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鎛其昏在中智

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鎛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旣罷鎛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惟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鎛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爲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鐸爲相逐度出鎮憲宗旣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

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荅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觀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旣懼幽自懼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魏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旣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勲德爲輔必不

至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懼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卽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

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為裴度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

才業名德重于天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卽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  
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  
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繚綾聽  
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于聽政以此觀之  
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于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  
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  
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  
戒其黨曰今日爲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閑閑則讀

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  
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擊樂  
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  
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幾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疎  
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  
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沖  
年之君卽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數日一見率  
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  
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沖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  
勝之哉旣惑亂之又慮沖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



禍及乃行弒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弒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凜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卽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無能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愍冲年卽位首進番畫打毬云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

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悉培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爲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爲主所踈矣已必無過亦不爲辱至于名節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導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爲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爲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爲何人蓋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卽位多縱侈樂厚纖人二長君尙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

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  
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尙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  
故專務誅剝以收衆怨蠶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  
遐裔後之爲將相者可不戒哉

辯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  
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辯之  
精爾辯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  
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  
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

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易  
辯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  
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  
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已取疑似之跡讒之  
于君矣君子被讒又耻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  
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  
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便于已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  
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  
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  
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

藝海珍園  
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能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暗知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在羣同

相度以勲德羣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鎛之邪黨如鸞皇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

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  
冲幼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  
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  
然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  
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  
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輩  
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  
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  
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鮮其過  
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

時所歷方鎮大著功效又裴度常荐之作相為宗閔輩  
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  
宗召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召用也及秉政羣邪不  
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  
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  
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  
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  
于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  
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  
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

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爲二李黨而逐之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也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宜

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荅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悅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

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尙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于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

策中尉馱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既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臣之尤甚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

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  
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  
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任中尉不與王  
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未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  
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  
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  
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  
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卽漸不

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已要君求退  
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  
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  
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行不違恩及  
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  
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  
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  
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  
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  
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

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聽後官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尊薨于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千餘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二年不及一事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為過及能覃獨當國政又何

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為志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為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卽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



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从議不辨諫官懇論  
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鞠雖賴衆議稍  
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  
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曷敢附之况馬存亮輩本  
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  
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  
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  
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  
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  
取刑戮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

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褊狠之過  
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卽位晚節無子以  
陳王昭愍之子立爲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  
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序不若  
陳王之正然旣卽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  
褊狠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救其事  
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

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  
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  
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  
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爲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  
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寧  
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  
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爲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

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  
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  
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  
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  
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  
王宰必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  
卽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  
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  
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經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  
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

黨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爲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子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

閻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爲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

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帖乎必至于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尙致大專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或曰旣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荅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人人所知平土黨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

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故罷職是一狗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矣何得一狗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荅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武宗所禮蓄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嘗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勅

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尙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爲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任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紹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尙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尙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

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于小節耳

懿宗

###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爲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導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

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爲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爲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

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寇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旣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

事機但同列盧倚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敗  
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因飢  
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  
衰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  
玩寇弄權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  
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于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  
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  
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  
遏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  
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

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凶橫怒畋公正與奸黨譏  
譖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固無所制  
國祚必至于亡也

###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龔猛之人朝廷  
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  
于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  
不圖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  
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  
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况帥宣武未



久凶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  
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凶賊既除使克用  
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  
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  
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  
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  
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

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方鎮為  
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  
交邪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於此昭  
宗欲何施為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  
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  
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為全忠所圖  
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  
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  
讓能賢相經營于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  
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

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濟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  
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  
不可為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  
不能寧處復留凶逆之人久為輔相與巨盜畫策逆之  
計乃亡唐祚哀哉

附錄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  
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  
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

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  
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  
金陵大火及轉運麻舍弟之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  
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  
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  
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  
論以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此書朝廷先  
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  
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

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既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  
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  
公之德業煒煜于千古庶幾亦足以少振平時冬至後  
五日凍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  
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謂晚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  
取其書藏祕府

蘇東坡荅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  
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  
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  
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  
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  
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  
所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  
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于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荐之除祕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

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誰爲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四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砮

秋歸願事九江獲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疎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昭陵遂擢寘諫  
苑嘗稱唐太宗規謨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  
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  
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然可爲龜  
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  
臺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公  
歿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

入矣竭來掌教延平會朝廷寬鑲書之禁應本朝名士  
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  
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錢本于類官以與學者共焉因念  
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  
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  
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于涑  
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於世茲不  
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旣望新安張敦頤書南劍州  
學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  
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

搜求到孫諫謚唐史論斷九十一首校正了畢欲將本  
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  
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轉運衙牒  
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益於學者  
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紹興二十七年十一  
月日學錄劉光學錄鄭待聘學正鍾世英校勘官左奉  
議郎充南劍州州學教授張敦頤詳定官左朝奉郎通  
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  
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  
主管學事許興古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  
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錄  
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  
本錄板于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  
丞黃準命工錄板

